

第十七回

孫行者大鬧黑風山

觀世音收伏熊羆怪

話說孫行者一筋斗跳將起去，謊得那觀音院大小和尚並頭陀，幸童道人等，一個個朝天禮拜道：『爺爺呀！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聖下界！怪道火不能傷，恨我那個不識人的老剝皮，使心用心，今日反害了自己！』三藏道：『列位請起，不須恨了。這去尋着袈裟，萬事皆休；但恐找尋不着，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，汝等性命不知如何，恐一人不能脫也。』衆僧聞得此言，一個個提心弔胆，告天許願，只要尋得袈裟，各全性命不題。

却說孫大聖到空中，把腰兒扭了一扭，早來到黑風山上，住了雲頭，仔細看，果然是座好山。况正值春光時節，但見——

萬壑爭流，千崖競秀。鳥啼人不見，花落樹猶香。雨過天連青壁潤，風來松捲翠屏張。山草發，野花開，懸崖峭嶂，薜蘿生，佳木麗，峻嶺平崗。不遇幽人，那尋樵子，溯邊雙鶴飲，石上野猿狂。蟲蟲堆螺排黛色，巍巍掣翠弄風光。

那行者正觀山景，忽聽得芳草坡前，有人言語。他却輕步潛踪，閃在那石崖之下，偷睛觀看，原來是三個妖魔，席地而坐。上首的是一條黑漢，左首下是一個道人，右首下是一個白衣秀士。都在那裏高談闊論。講的是立鼎安爐，撈砂煉汞；白雪黃芽，傍門外道。正說中間，那黑漢笑道：『後日是我母難之日，二公可光顧光顧。』白衣秀士道：『年年與大王上壽，今年豈有不來之理？』黑漢道：『我夜來得了一件寶貝，名喚錦襪佛衣，是件玩好之物。我明日就以他爲壽，大開筵宴，邀請各山道官，慶賀佛衣，祈稱爲「佛衣會」，如何？』道人笑道：『妙妙妙！我明日就來拜壽赴宴。』

行者聞得佛衣之言，定以爲是他寶貝。他就忍不住怒氣，跳出石崖，雙手舉起金箍棒，高叫道：『我把你這夥賊怪！你偷了我的袈裟，要做甚麼「佛衣會」！趁早兒拿來還我！』喝一

聲『休走！』輪起棒，照頭一下，慌得那黑漢化風而逃，道人駕雲而走；只把個白衣秀士，一棒打死。拖將過來看處，却是一條白花蛇怪，索性命起來，摔做五七斷，徑入深山，找尋那個黑漢。轉過尖峰，行過峻嶺，又見那壁陡崖前，發出一座洞府，但見那——

煙霞渺渺，松柏森森。煙霞渺渺，采盈門；松柏森森，青遶戶。橋踏枯槎木，峰嶺繞薜蘿。鳥啣紅蕊來雲壑，鹿踐芳叢上石臺。那門前時催花發，風送花香。臨堤綠柳轉黃鸝，傍岸天桃翻粉蝶。雖然曠野不堪誇，却賽蓬萊山下景。

行者到於門首，又見那兩扇石門，關得甚緊。門上有一橫石板，明書六個大字，乃「黑風山黑風洞」；即便輪棒，叫聲『開門！』那裏面有把門的小妖，開了門，出來問道：『你是何人，敢來擊吾仙洞？』行者罵道：『你個作死的孽畜，甚麼個去處，敢稱仙洞！』「仙」字是你稱的，快進去報與你們黑漢，教他快送老爺爺的袈裟出來，饒你一窩性命！小妖急急跑到裏面，報道：『大王！』「佛衣會」做不成了！門外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來討袈裟哩！

那黑漢被行者在芳草坡前趕將來，却纔開了門，坐還未穩，又聽得那話，心中暗想道：

「這厮不知是那裏來的，這般無禮，敢壞上我的門來！」教取披掛，隨結束了，綽一桿黑纓鎗，走出門來。這行者閃在門外，執着鐵棒，睜睛觀看，只見那怪果生得兇險：

碗子鐵盞火漆光，烏金鍍甲亮輝煌。皁羅袍罩風兒袖，黑絲絲縹緲穗長。手執黑

纓鎗一桿，足踏烏皮靴一雙。眼幌金睛如掣電，正是山中黑風王。

行者暗笑道：「這厮真個如燒窖的一般，築煤的無二。想必是在此處刷炭爲生。怎麼這等一身烏黑？」那怪大聲高叫道：「你是個甚麼和尚，敢在我這裏大胆？」行者執鐵棒，擡至面前，大咤一聲道：「不要開講！快還你老公的袈裟來！」那怪道：「你是那寺裏和尚？你的袈裟在那裏失落了，敢來我這裏索取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的袈裟，在直北觀音院後方丈裏放着，只因那院裏失了火，你這厮趁開擄掠，盜了來，要做「佛衣會」慶壽，怎敢抵賴？快快還我，饒你性命！若牙迸半個不字，我推倒了黑風山，躡平了黑風洞，把你這一洞妖邪，都碾爲齏粉！」

那怪聞言，呵呵冷笑道：「你這個潑物，原來昨夜那火，就是你放的！你在那方丈屋上，行兇招風，是我把件袈裟拿來了，你待怎麼？你是那裏來的？姓甚名誰？有多大手段，敢那等海

口浪言？」行者道：「是你也認不得你老公哩！你老公乃大唐上國駕前御弟三藏法師之徒弟，姓孫，名悟空行者。若問老孫的手段，說出來，教你魂飛魄散，死在眼前！」那怪道：「我不會會你，有甚麼手段，說來我聽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我兒子，你站穩着，仔細聽之！我——」

「自小神通手段高，隨風變化逞英豪。養性修真熬日月，跳出輪迴把命逃。一點誠心曾訪道，靈臺山上採藥苗。那山有個老仙長，壽年十萬八千高。老孫拜他爲師父，指我長生路一條。他說身內有丹藥，外邊採取枉徒勞。得傳大品天仙訣，若無根本實難熬。回光內照寧心坐，身中日月坎離交。萬事不思全寡慾，六根清淨體堅牢。返老還童容易得，超凡入聖路非遙。三年無漏成仙體，不同俗輩受煎熬。十洲三島還遊戲，海角天涯轉一遭。活該三百多餘歲，不得飛昇上九霄。下海降龍真寶貝，纔有金箍棒一條。」

「花果山前爲帥首，水簾洞裏聚羣妖。玉皇大帝傳宣詔，封我齊天極品高。幾番大鬧靈霄殿，數次曾偷王母桃。天兵十萬來降我，層層密密布鎗刀。戰退天王歸——」

上界，哪吒負痛領兵逃。顯聖真君能變化，老孫硬賭跌平交。道祖觀音同玉帝，南天門上看降妖。却被老君助一陣，二郎擒我到天曹。將身綁在降妖柱，即命神兵把首梟。刀砍鎚敲不得壞，又教雷打火來燒。老孫其實有手段，全然不怕半分毫。迨在老君爐裏煉，六丁神火慢煎熬。日滿開爐我跳出，手持鐵棒遶天跑。縱橫到處無遮擋，三十三天闌一遭。我佛如來施法力，五行山壓老孫腰。整整壓該五百載，幸逢三藏出唐朝。吾今皈正西方去，轉上雷音見玉毫。你去乾坤四海問一問，我是歷代馳名第一妖！

那怪聞言，笑道：『你原來是那闍天宮的弼馬溫麼？』行者最惱的是人叫他弼馬溫；聽見這一聲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『你這賊怪偷了袈裟不還，倒傷老爺！不要走！看棍！』那黑漢側身躲過，綽長鎗，劈手來迎。兩家這場好殺！

如意棒，黑纓鎗，二人洞口逞剛強。分心劈臉刺，着臂照頭傷。這個橫丟陰棍手，那個直撚急三鎗。白虎爬山來探爪，黃龍臥道轉身忙。噴彩霧，吐毫光，兩個妖仙不

可量：一個是修正齊天聖，一個是成精黑大王。這場山裏相爭處，只爲袈裟各不良。

那怪與行者鬪了十數回合，不分勝負。漸漸紅日當午，那黑漢舉鎗架住鐵棒道：『孫行者，咱兩個且收兵，等我進了膳來，再與你賭鬪。』行者道：『你這個孽畜，教個漢子好漢子半日兒就要吃飯！似老孫在山根下，整壓了五百餘年，也未嘗嘗些湯水，那裏便餓哩？莫推故休走！還我袈裟來，方讓你去吃飯。』那怪虛幌一鎗，翻身入洞，關了石門，收回小妖，且安排筵宴，書寫請帖，邀請各山魔王慶會不題。

却說行者攻門不開，也只得回觀音院。那本寺僧人已葬埋了那老和尚，都在方丈裏伏侍唐僧。早齋已畢，又擺上午齋。正那裏添湯換水，只見行者從空降下，衆僧禮拜，接入方丈，見了三藏。三藏道：『悟空，你來了？袈裟如何？』行者道：『已有了根由。早是不曾寬了這些和尚。原來是那黑風山妖怪偷了老孫去暗暗的尋他，只見他與一個白衣秀士，一個老道人，坐在

那芳草坡前講話。也是個不打自招的怪物，他忽然說道：「後日是他母難之日，邀請諸那來做生日；夜來得了一件錦襪佛衣，要以此爲壽，作一大宴，喚做一慶賞佛衣會。」是老孫搶到面前，打了一棍，那黑漢化風而走，道人也不見了，只把個白衣秀士打死，乃是一條白花蛇成精。我又急急趕到他洞口，叫他出來與他賭關，他已承認了，是他拿回戰殼這半日，不分勝負。那怪回洞，却要吃飯，關了石門，權戰不出。老孫却來回看師父，先報此信：已是有了解裝的下落，不怕他不還我。」

衆僧聞言，合掌的合掌，磕頭的磕頭，都念聲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！今日尋着下落，我等方有了性命矣！」行者道：「你且休喜歡，暢快我還未曾到手，師父還未曾出門哩。只等有了解裝，打發得我師父好好的出門，纔是你們的安樂處；若稍有些須下虞，老孫可是好惹的主子！可曾有好茶飯與我師父吃？可曾有好草料喂馬？」衆僧俱滿口答應道：「有有有，更不曾一毫有怠慢了老爺。」三藏道：「自你去了這半日，我已吃過了三次茶湯，兩餐齋供了，他俱不曾敢慢我，但只是你這盡心竭力去尋取袈裟回來。」行者道：「莫忙！既有下落，管情拿住這厮，

還你原物，放心！放心！」

正說處，那上房院主，又整治素供，請孫老爺吃齋。行者却吃了些須，復駕祥雲，又去找尋。正行間，只見一個小妖，左脅下夾着一個花梨木匣兒，從大路而來。行者度他匣內必有甚麼東札，舉起棒，劈頭一下，可憐不禁打，就打得似個肉餅一般，却拖在路旁，揭開匣兒觀看，果然是一封請帖，帖上寫着：

「侍生熊巖頓首拜，啟上大闡金池老上人丹房，屢承佳惠，感激淵深。夜觀回祿之難，有失救護，諒仙機必無他害。生偶得佛衣一件，欲作雅會，謹具花酌，奉扳清賞。至期，千乞仙從過臨一叙，是荷。先二日具。」

行者見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「那個老剝皮，死得他一毫兒也不虧他！原來與妖精結黨，怪道他也活了二百七十歲。想是那個妖精，傳他些甚麼服氣的小法兒，故有此壽。」老孫還記得他的模樣，等我就變做那和尚，往他洞裏走走，看我那袈裟放在何處。假若得手，即便拿回，却也省力。」

好大聖，念動咒語，迎着風一變，果然就像那老和尚一般，藏了鐵棒，拽開步，徑來洞口，叫聲「開門」。那小妖開了門，見是這般模樣，急轉身報道：「大王，金池長老來了。」那怪大驚道：「剛纔差了小的去下簡帖請他，這時候還未到那裏哩，如何他就來得這等迅速？想是小的不曾撞着他，斷是孫行者呼他來討袈裟的。」管事的，可把佛衣藏了，莫教他看見。」

行者進了前門，但見那天井中，松篁交翠，桃李爭妍，叢叢花發，簇簇蘭香，却也是個洞天之處。又見那二門上有一聯對子，寫着「靜隱深山無俗感，幽居仙洞樂天真。」行者暗道：「這廝也是脫垢離塵知命的怪物。」入門裏，往前又進，到於三層門裏，都是些畫棟雕梁，明窗彩戶，只見那黑漢子，穿的是黑綠紵絲襖，罩一領鴉青花綾披風，戴一頂烏角軟巾，穿一雙麂皮皂靴，見行者進來，整頓衣巾，降階迎接，道：「金池老友，連日欠情，請坐，請坐。」

行者以禮相見，見畢而坐，坐定而茶罷，妖精欠身道：「適有小簡奉啟，後日一叙，何老友今日就下厝也？」行者道：「正來進拜，不期路遇華翰，見有「佛衣雅會」，故此急急奔來，願求見見。」那怪笑道：「老友差矣，這袈裟本是唐僧的，他在你處住札，你豈不曾看見，反來

就我看？』行者道：『貧僧借來，因夜晚還不會展看，不期被大王取來，又被火燒了荒山，失落了家私。那唐僧的徒弟，又有些驍勇，亂忙中，四下裏都尋覓不見。原來是大王的洪福收來，故特來一見。』

正講處，只見有一個巡山的小妖，來報道：『大王禍事了！下請書的小校，被孫行者打死在大路旁邊，他綽着經兒，變化做金池長老，來騙佛衣也！』那怪聞言，暗道：『我說那長老怎麼今日就來，又來得迅速？果然是他！』急縱身，拿過鎗來，就刺行者。行者耳朵裏急掣出棍子，現了本相，架住鎗尖，就在他那中廳裏跳出，自天井中，闖到前門外，說得那洞裏羣妖都喪胆，家間老幼盡無魂。這場在山頭好賭鬥，比前番更是不同，好殺！——

那猴王胆大充和尚，這黑漢心靈隱佛衣。語去言來機會巧，隨機應變不差池。袈裟欲見無由見，寶貝玄微真妙微。小怪尋山言禍事，老妖發怒顯神威。翻身打出黑風洞，鎗棒爭持辨是非。棒架長鎗聲響曉，鎗迎鐵棒放光輝。悟空變化人間少，妖怪神通世上稀。這個要把佛衣來慶壽，那個不得袈裟肯善歸。這番苦戰難分

手，就是活佛臨凡也解不得圍。

他兩個從洞口打上山頭，自山頭殺在雲外，吐霧噴風，飛砂走石，只鬪到紅日沉西，不分勝敗。那怪道：『姓孫的，你且住了手。今日天晚，不好相持。你去，你去！待明早來，與你定個死活。』行者叫道：『兒子莫走，要戰便像個戰的，不可以天晚相推。』看他沒頭沒臉的，只情使棍子打來。這黑漢又化陣清風，轉回本洞，緊閉石門不出。行者却無計策奈何，只得也回觀音院裏，按落雲頭，道聲『師父』。

那三藏眼兒巴巴的，正望他哩。忽見到了面前，甚喜；又見他手裏沒有袈裟，又懼問道：『怎麼這番還不會有袈裟來？』行者袖中取出個簡帖兒來，遞與三藏道：『師父，那怪物與這死的老剝皮，原是朋友。他着一個小妖送此帖來，還請他去赴「佛衣會」。』是老孫就把那小妖打死，變做那老和尚，進他洞去，騙了一鍾茶吃。欲問他討袈裟看看，他不肯拿出。正坐間，忽被一個甚麼巡山的，走了風信，他就與我打將起來，只鬪到這早晚，不分上下。他見天晚，閃回洞去，緊閉石門，老孫無奈，也暫回來。』三藏道：『你手段比他何如？』行者道：『我也硬不

多兒，只戰個手平。」

三藏纔看了簡帖，又遞與那院主道：「你師父敢莫也是妖精麼？」那院主慌忙跪下道：「老爺，我師父是人；只因那黑大王修成人道，常來寺裏與我師父講經，他傳了我師父些養神服氣之術，故以朋友相稱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夥和尚沒甚妖氣，他一個個頭圓頂天，足方履地，但比老孫肥胖長大些兒，非妖精也。你看那帖兒上寫着「侍生熊羆」，此物必定是個黑熊成精。」三藏道：「我聞得古人云：『熊與猩猩相類。』都是獸類，他却怎麼成精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老孫是獸類，見做了齊天大聖，與他何異？大抵世間之物，凡九竅者，皆可以修行成仙。」三藏又道：「你纔說他本事與你手平，你却怎生得勝，取我袈裟回來？」行者道：「莫管，莫管，我有處治。」

正商議間，衆僧擺上晚齋，請他師徒們吃了。三藏教拿燈，仍去前面禪堂安歇。衆僧都挨塔倚壁，苦搭窩棚，各各睡下，只把後方丈讓與那上下院主安身。此時夜靜，但見：

銀河現影，玉宇無塵，滿天星燦爛，盡水浪收痕。萬籟聲寧，千山鳥絕，溪邊漁火息，

塔上佛燈昏。昨夜閣黎鐘鼓響，今宵聽遍哭聲聞。

是夜在禪堂歇宿，那三藏想着袈裟，那裏得穩睡？忽翻身見窗外透白，急起來叫道：「悟空，天明了，快尋袈裟去。」行者一骨魯跳將起來。一見衆僧侍立供奉湯水，行者道：「你等用心伏侍我師父，老孫去也。」三藏下牀，扯住道：「你往那裏去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想這樁事都是觀音菩薩沒理：他有這個禪院，在此受了這裏人家香火，又容那妖精鄰住，我去南海尋他，與他講一講，教他親來問妖精討袈裟還我。」三藏道：「你這去，幾時回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時少只在飯罷時多，只在晌午，就成功了。那些和尚，可好伏侍，老孫去也。」說聲去，早已無踪。須臾間，到了南海，停雲觀看，但見那——

汪洋海遠，水勢連天。祥光籠宇宙，瑞氣照山川。千層雪浪吼青霄，萬疊煙波泊白晝。水飛四野振轟雷，浪滾週遭鳴霹靂。休言水勢，且看中間。五色朦朧寶疊山，紅黃紫皂綠和藍。纔見觀音真勝境，試看南海落伽山。好去處！山峯高聳，頂透虛空。中間有千樣奇花，百般瑞草。風搖寶樹，日映金蓮。觀音殿，瓦蓋琉璃；潮音洞，門鋪

玳瑁綠楊影裏語鸚哥，紫竹林中啼孔雀。羅紋石上，護法威嚴；瑪瑙灘前，木吒雄壯。

這行者觀不盡那異景非常，徑直接雲頭，到竹林之下。早有諸天迎接道：『菩薩前者對衆言大聖歸善，甚是宣揚；今保唐僧，如何得暇到此？』行者道：『因保唐僧，路逢一事，特見菩薩，煩爲通報。』諸天遂來洞口報知。菩薩喚入，行者遵法而行，至寶蓮臺下拜了。菩薩問曰：『你來何幹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師父路遇你的禪院，你受了人間香火，容一個黑熊精在那裏留住，着他偷了我師父袈裟，屢次取討不與，今特來問你要的。』菩薩道：『這猴子說話，這等無狀！既是熊精偷了你的袈裟，你怎來問我取討？都是你這個孽猴大胆，將寶貝賣弄，拿與小人看見，你却又行兇咬風發火，燒了我的留雲下院，反來我處放刁。』

行者見菩薩說出這話，知他曉得過去未來之事，慌忙禮拜道：『菩薩，乞恕弟子之罪，果是這般這等，但恨那怪物不肯與我袈裟，師父又要念那話兒咒語，老孫忍不得頭疼，故此來拜煩菩薩，望菩薩慈悲之心，助我去拿那妖精，取衣西進也。』菩薩道：『那怪物有許多神通，

却也不亞於你——也罷，我看唐僧面上，和你去走一遭。」行者聞言，謝恩再拜，即請菩薩出門，遂同駕祥雲，早到黑風山，墜落雲頭，依路找洞。

正行處，只見那山坡前，走出一個道人，手拿着一個玻璃盤兒，盤內安着兩粒仙丹，往前正走；被行者撞個滿懷，掣出棒，就照頭一下，打得腦裏漿流出，腔中血迸攢。菩薩大驚道：「你這個猴子，還是這等放潑！他又不會偷你袈裟，又不與你相識，又無甚冤仇，你怎麼就將他打死？」行者道：「菩薩，你認他不得，他是那黑熊精的朋友。他昨日和一個白衣秀士，都在芳草坡前坐講。後日是黑精的生日，請他們來慶「佛衣會」。今日他先來拜壽，明日來慶「佛衣會」，所以我認得定是今日替那妖去上壽。」菩薩說：「既是這等說來，也能。」行者纔去把那道人提起來看，却是一隻蒼狼。旁邊那個盤兒底下却有字，刻道：「凌虛子製。」

行者見了，笑道：「造化！造化！老孫也是便益，菩薩也是省力。這怪叫做不打自招，那怪教他今日了劣。」菩薩說道：「悟空，這教怎麼說？」行者道：「菩薩，我悟空有一句話兒，叫做將計就計，不知菩薩肯依我？」菩薩道：「你說。」行者說道：「菩薩，你看這盤兒中是兩粒仙

丹，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贊見，這盤兒後面刻的四個字，說「凌虛子製」，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勾頭。菩薩若要依得我時，我好替你作個計較，也就不須動得干戈，也不須勞得征戰，妖魔眼下遭瘟，佛衣眼下出現，菩薩要不依我時，菩薩往內，我悟空往東，佛衣只當相送，唐三藏只當落空。」菩薩笑道：「這猴熟嘴！」行者道：「不敢，倒是一個計較。」

菩薩說：「你這計較怎說？」行者道：「這盤上刻那「凌虛子製」，想這道人就叫做凌虛子。菩薩，你要依我時，可就變做這個道人。我把這丹吃了一粒，變上一粒，略大些兒。菩薩，你就捧了這個盤兒，兩粒仙丹，去與那妖上壽，把這九大些的讓與那妖。待那妖一口吞之，老孫便於中取事，他若不肯獻出佛衣，老孫將他肚腸，也就織將一件出來。」菩薩沒法，也只得點點頭兒依他。行者笑道：「如何？」爾時菩薩迺以廣大慈悲，無邊法力，億萬化身，以心會意，以符會身，恍惚之間，變作凌虛仙子。

鶴筆仙風颯，飄飄欲步虛，各顏松柏老，秀色古今無，去去還無住，如如自有殊。
來歸一法，只是隔邪驅。